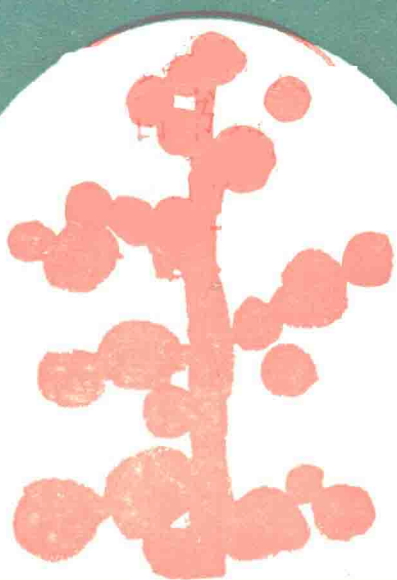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南作家丛书

HENANZUOJIACONGSHU



张有德
小说选

张有德
小说选

张有德小说选

张有德 著

责任编辑 陈杰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34千字
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400册

统一书号10385·17 定价1.95元



张有德工作照

摄影 吴明耀

作者简介

张有德，1934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。当过小学教师、中学教师、文艺杂志编辑、专业作家。主要写儿童故事，儿童诗和短篇小说。儿童故事《妹妹入学》曾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，短篇小说《辣椒》曾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现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。

目 录

晨	(1)
送信	(13)
红心	(33)
玉厚说媒	(40)
白小玉	(66)
王静月	(78)
又是一个早晨	(92)
辣椒	(101)
有趣的事	(115)
碑记	(135)
酸棍刘刚	(154)
秀才变蝉	(175)
牛犊的婚事	(190)
地热	(210)
麦青姑娘	(225)
大年五更是初一	(315)
后记	(333)

晨

初秋的夜晚是寂静的，虽然有几只秋虫在“唧唧”地叫，但那也只能更衬托出夜的寂静。秋庄稼，那些高粱啦、玉米啦，满身撒满露珠，散发出润湿清新的气息，听得见它们“嘎巴嘎巴”拔节的声音。

一所由庙宇改建成的小学校，坐落在一片秋庄稼的当中，这是大营完小——因为小学校的南边就是大营镇。在那淡淡的将要消失的月光下，小学校显得那样幽静而又神秘，听得见或者说感觉出那一个个黑黑的小窗户在微微地呼吸。

一声刺耳的响彻云霄的火车汽笛，带来了隆隆的震得大地也在发抖的车轮声，打破了夜的寂静；但当那汽笛声在天空缭绕以后渐渐消失，车轮声渐渐远去，大地反显得更为寂静了。淡淡的月光终于消失，夜，呈现出黎明前的黑暗。

这时候，由小学校南边的大营车站，走过来两个孩子。那女孩子一边走，一边还向那男孩子嘱咐着什么。两个孩子走完了大路，就顺着庄稼地中的小径，直向小学校走去。

他们走到学校门口，推了推门，里边锁着。男孩子正要喊门，被女孩子止住了。于是，两个孩子绕到学校后边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，走到一个窗户下面，听了听，之后，脚踩着两块砖，把

耳朵贴到窗户纸上，听着。

在那小小的屋子里，两位女教师合躺在一张床上。现在，两个人都醒着，默默地各人想各人的心事，谁也怕发出一点声音，影响了对方的睡眠。

那昨天才来的年轻的王玉琳，睁着圆圆的大眼睛，好象在黑暗里，死死盯着什么。她在想着昨天那个在她一生中的不平常的下午。就在昨天下午她来到这个小学校以后，就在时校长把她向孩子们介绍了以后，她就真的由学生变成教师了。在她未到这个小学校以前，她想象着孩子们一定是非常欢迎她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孩子们由于对教了他们五年的李老师的热爱，对她的突然到来却表示了冷淡。当李老师上完了最后一课，说出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孩子们几乎都流泪了。她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叫司马什么的胖胖的男孩子，拿着一沓算草走到李 老 师 身 旁 说：“李老师，你看，我暑假里演了这么多算草，这一学期，我再不会有二分了，可是您……”当时，她是多么激动啊！她第一次感到当教师是那样不容易，但又是那样幸福。特别是她听了李老师一堂课，昨天夜里李老师又那么亲切地给她交代了半夜工作，使她从心底里感谢李老师，对李老师表现出无比的尊敬。她后悔自己到校迟了，不能多和李老师相处一些时间。她也想到明天的工作，明天，她就要开始上课了，虽然时校长和李老师都劝她准备几天功课，可是孩子们怎么办呢？能坐在教室里等她在细备备课吗？唉，谁叫她来这么迟呢！……

“啪嗒”，忽然窗外的两个孩子弄倒了一块砖，打断了王玉琳的思考。

“谁呀？”睡在那头的李老师抬起头问。

两个孩子不敢回话，小声咕哝着，互相抱怨。

“谁在窗户外边？”李老师坐起来，披上衣服。

“真有人吗？”王玉琳有点惊慌地也坐起来，披上衣服小声问。

两个孩子又小声咕哝了两句，女孩子就回答：“是我们，李老师。”

“真是不听话，”李老师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，“告诉你们别来得太早，还是来这么早。张福珍，你和谁来了？来多会了？”

“和范福喜，我们刚来。”

“往大门口吧，我去给你们开门。”

王玉琳也在默默地穿衣服。昨天她那颗激动的心又燃烧起来了。

李老师点着灯，向王玉琳说：“昨天夜里没睡好吧？孩子们就是这样，他们想到哪里，就非做到哪里不可。”

“是呀。”王玉琳感叹地回答着。

李老师出去不多会，就把两个孩子领到屋子里了。灯光下，李老师首先看到的是：两个孩子的鞋都湿了。“露水那么大，你们站到窗外干什么？”李老师又象责备，又象爱护似的说。

两个孩子互相看了看，勉强笑了笑，张福珍就由口袋里取出了一张纸条：“李老师，秦小芸让我带给你的。”

李老师在灯旁把纸条展开。王玉琳也凑过去看。纸条上写着：

亲爱的李老师：

听说您要走了，我真想哭，可是我记着您的话，“女孩子要克服爱哭的习惯”，我把眼紧紧闭住，不叫泪流出来，可是，后来还是流出来了。可是，我没有哭。

李老師，吃了您給我买的藥，病快好了，只是爸爸不叫我出門。明天清早，我不能去送您。您到那里要給我們寫信，要常來看我們。

李老師，有一件事不知能給您說不能，爸爸說，我媽媽沒死的時候，很想給我認個干媽，可是沒有認，媽媽就死了。爸爸想叫我認您當干媽，可是我老不敢說。老師能當干媽嗎？請您告訴我。

秦小芸

李老師輕輕地把紙條放到桌上，看着那玻璃燈出神。王玉琳默默地翻開一本算草。第一頁是3分，第二頁是4分，第三頁是5分。在那大紅“5”字的四角，算草的主人用水彩顏色畫着四朵小紅花，畫得那樣精巧。

李老師輕輕地把那紙條疊起來，感嘆地說：“這孩子太可憐了，從小就沒有了娘。唉，昨天後晌只顧忙，倒忘了再去看她。”

“是呀，”王玉琳輕輕地合住算草，有點負疚地說，“都怨我來得遲了。”

“李老師，”張福珍眼圈紅紅的，低聲地有點羞澀地說，“要是老師能當干媽，我也叫您干媽吧？”

“可以，”李老師摸着張福珍的頭，笑了笑，“反正都一樣。”又看着王玉琳說：“可是，你們王老師很年輕，倒象你們的大姐姐呢！”

張福珍和范福喜好象很陌生地看着王玉琳。王玉琳勉強笑了笑。她知道：孩子們和她還沒有什麼感情啊！

“李老師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”范福喜問。

李老師看了看手表：“四點五十分。”

“我們走吧，”張福珍說，“他們還都在等着呢。”

“誰？”李老師奇怪地問。

“咱們的同學們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車站。”

“我的天，”李老師慌忙由抽屜里拿出梳子，“你們怎么這樣傻！全在那里嗎？”

“就是秦小芸沒去，”張福珍說，“我們昨天夜里商量好的，今天您走的時候，請您再給我們講講話。”

李老師一邊梳頭，一邊向王玉琳說：“瞧，他們就是這樣。”

王玉琳深情地看了看張福珍和范福喜，沒有說話。她說什么呢？她在師範學校里是個愛說愛笑的姑娘，同學們都管她叫“樂天派”，可是現在……。固然，畢業的時候，老師向她說過，老師對孩子，應該是：親切而又嚴肅，活潑而又莊重，既是嚴父又是慈母，既是長者又是朋友。當她進這小學校大門的時候，她也曾故意把胸脯挺得稍為高點，把步子邁得稍為大點，把臉放得稍為嚴肅點。但她却万万沒有想到，她的心現在會被燃得這樣熱，冰得這樣涼，束得這樣緊，散得這樣亂。

李老師梳完了頭，走出去打來盆洗臉水，胡亂擦了擦臉，漱了漱口，說：“王老師，我看別驚動大家了，他們起床後，你給他們說一聲就是了。唉，對孩子們真是沒有辦法。”

“等等，我也去。”王玉琳說着就拿起洗臉盆去盛水。

“你去干什么？”李老師攔住她，“車站離這裡挺遠的。休息吧，昨天一夜也沒睡好。我在你這麼大年紀的時候，整天就光

爱睡觉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累。”王玉琳勉强笑了笑说。——的确，她没有感觉到累，尽管她昨天跑了十五里路，夜里又没有睡好觉。

“累的，”李老师说笑着，“只是你心情太紧张了。我初到学校教书的时候，前几天连饭都不想吃呢。把心放平稳点，越紧张越教不好。”

“是呀，我是有点紧张。”

“王老师，洗脸吧。”聪明的张福珍已经把洗脸水打来了。

王玉琳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就赶忙洗脸。她必须去送李老师，和李老师相处只有半天，就好象相处了几年一样。对于李老师的走，她和孩子们同样感到难过，只是她没有孩子们那样容易流泪罢了。她甚至觉得，几年来她学的那整本整本的教育理论，只不过是李老师平常说的话做的事而已。特别是昨天下午她听了李老师的那最后一堂课，更使她感到这一点。

李老师缠不过王玉琳，只好写了个纸条留下，大家一齐走了。

他们悄悄地走出了学校。东方刚刚现出鱼肚白。凉凉的微风，清新的空气，“唧唧”的虫叫，“喔喔”的鸡啼。

张福珍和范福喜在前面跑着，他们要赶快去向同学们报告。

李老师提着手提包，一边走，一边又向王玉琳交代孩子们的情况。

“……那个孩子主要是家庭对他太娇生惯养了，”李老师说，“他家里就那么五口人：爸爸、妈妈、两个姐姐和他。在家里要什么就得给他什么，谁也不敢惹他。我们对他，别一下子就要求多么严格，要是他觉得受‘委屈’太多，他就不愿来学了。——

孩子终归是孩子啊！不过，他现在已有了入队的要求，这一点要多注意多关心他。至于刘文元，就是我昨天在堂上提问的那个孩子，则恰巧相反，他爸爸做木匠活常不在家，后娘对他一点也不温暖——唉，他后娘也真够忙的，那么多孩子！——在学校里要多给他温暖，有时间，也多到他家里瞧瞧，对他后娘多安慰安慰。另外，王风云，就是坐在第二张桌上的那个女孩子，常常脑子疼。真是，小小孩儿家就脑子疼！注意别让她用功过度。……还有，听说李保国暑假里在研究个什么捉鱼器，我还没顾着问清楚……”

“呜！”火车的汽笛。

“车到了吗？”

“这是货车，”李老师说，“这趟车过去就是客车了。”

天亮了，农庄里的钟声响了。当她们快要到火车站的时候，王玉琳奇怪了：怎么没有人呢？依她的想法，孩子们一定都会来迎接的，可是却连一个孩子也看不见。

忽然，她看见铁轨上站着两个孩子，可是忽然，那两个孩子又往回跑了。

她们越过铁轨，走过了几座小房，啊！原来孩子们都在票房的西边站着。大家排得整整齐齐，鸦雀无声。车站上的人们不知是什么事，都围过来看。

“拍拍拍！”一阵掌声。李老师激动地走过去。王玉琳也激动地跟过去。

“立正。”范福喜在队前喊。孩子们挺直胸脯站着，眼光集中到李老师身上。王玉琳看了看同学们，咬了咬嘴唇，一转脸，站在同学们后边了。

“同学们。”李老师站到队前说，“谢谢你们，你们这样来

送我，使我很生气，也使我很感动。我现在也没有别的话给你们讲，还是昨天给你们说的，希望你们好好听王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做人……”

孩子们都回过头看王玉琳。王玉琳的脸一红，接着，嗓子轰地一声胀大了。李老师下面又讲了些什么，她没听清楚，只听见：

“……师范毕业……王老师……新教学方法……”后来，当李老师邀请她给同学们讲些什么的时候，她才清醒过来。她觉得没什么好讲。她谢绝了。

看来，孩子们也不需要她讲什么。孩子们一下子围住李老师，各人赠送各人心爱的礼物。什么图画啦，花啦，红枣啦，鸡蛋啦，有的甚至还抱来了一些甜瓜、西瓜、大南瓜。闹得李老师收也不好，不收也不好，进退两难。

“李老师，西瓜不好拿，这红枣装到口袋里就行。”一个孩子说。

“李老师，我把这西瓜打开，你先吃了吧？”另一个孩子说。

王玉琳看着孩子们的那些礼物，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在城市里，孩子们哪送过这样的礼物啊！他们在附小实习完以后，附小的孩子们送给他们的是一个镜框。王玉琳也想送给李老师点什么作个纪念，可是，她送点什么呢？难道能在日记本上签个字吗？

“李老师，”忽然票房里跑出一位戴红袖章的魁梧的青年：“票！”

王玉琳知道这是李老师十年前的学生，现在已经是火车站的副站长了。李老师的行李，就是他昨天用车拉来的。也就是他去拉行李的时候，李老师把他向王玉琳介绍过。

“谢谢你，”李老师说，“车快来了吧？”

“再有半个钟头，”青年说着由口袋里取出发货单，“再没行李了吧？”

“没了，”李老师笑着说，“昨天连被子都是盖王老师的。”

“李老师，”忽然远处一位中年人喊着跑来，“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。小芸给你的信收到了吧？你要走，也不早给我们说一声。给，这是你的学生给你的礼物，”中年人取出一个钢笔套子，“是小芸自己打的。唉，小芸吃了你买的那些药，病快好了，清早她要来，我怕她迎了风……”

“对，先别让她出来乱跑。”李老师说。接着就介绍：“这是秦小芸的爸爸，这是王老师。”

“好好，”秦小芸的爸爸说，“你们当老师的真辛苦，整天跟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打交道。有人说：‘当老师真好，坐到屋子里，风刮不着，雨洒不着。’依我看啊，还真不容易哩。小芸刚上学那时节，什么也不懂，光会累人，多亏李老师照应这四五年……李老师，小芸信上说那事……唉，你对她太好了。”

“可以，”李老师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“我倒很想要这个干闺女。不过，我走了还有王老师，王老师会照顾她的。”小芸的爸爸看了看王玉琳，王玉琳的心又猛一紧。

“叮铃铃”，时校长骑着自行车来了。

“李老师，”时校长一下车就说：“同志们都在家抱怨你呢！大家一早起来打算送送你，跑到你屋子里一看，走了。”

“我刚才还说，走的时候也不给我们说一声。”秦小芸的爸爸说。

“问问他们吧，”李老师笑着看了孩子们一眼，“他们四点钟就都来了。”

“大家托我向你提个要求，”时校长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到省里研究出什么好经验，可得先告诉我们。”接着又转向王玉琳，

“王老师，昨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吧？十二点的时候，我还看见你们点着灯呢。——唉，教育厅催得太紧了，刚开学，他们就一连打了几次长途电话。”

……天大亮了，东方现出一片红霞。

“铛铛铛铛”，检票的信号响了。

“呀，车快进站了，”李老师看了看手表，“孩子们，这些礼物算我都收下了。我还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们，我还转送给你们吧。”

“要拿你也拿不走啊！”时校长笑着说。

王玉琳和时校长送李老师到票房里去。

孩子们有自己的经验，他们一下子涌到那厚厚的冬青树“墙”外边站着。

当王玉琳走出票房的时候，孩子们正站在“墙”外边向车站里的李老师喊：“李老师，可别忘了我们。”“李老师，给我们写信。”

李老师没有看见王玉琳，她在向孩子们说：“要记住，听王老师的话。”

“呜——腾腾吐吐，腾腾吐吐”，车进站了。

当李老师上车的时候，孩子们的声音突然变了：“李老师……李老师……”

李老师在车上给大家摆了摆手。王玉琳的鼻子突然酸了。

车开了。李老师要走了。

孩子们跟着火车一齐跑着、喊着……

王玉琳也想跟孩子们一起跑，可是跑了几步，腿一酸，站住

了。她看着火车，看着孩子们……

“王老师，”时校长走了过来，“咱们回去吧。”

王玉琳猛然回过头，轻轻地说：“你骑车跑得快，我跟同学们一起走吧。”

“啊！你也是个软心肠。”时校长笑了。

“什么？！”王玉琳有些奇怪，她摸了摸脸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唉，孩子们就是这样啊！”时校长感叹地说，“每逢有老师走的时候，都要哭一场。李老师在我们学校工作时间最长，这一班，她由一年级，一直把他们教到五年级，感情当然会更深些。——怎么样？昨天夜里李老师把情况都给你介绍了吧？李老师的教学经验是丰富的，也正因为这样，省里才调她去专门研究小学教育问题。……好吧，你等着跟他们一块走吧，先熟悉熟悉他们，熟悉孩子是顶重要的。”

时校长骑着自行车走了。王玉琳还在看着孩子们。

孩子们在远远的地方站着，看着那渐渐远去的火车。

王玉琳看着孩子们那聚精会神的样子，想起了妈妈的话：

“农村孩子是粗野的。”——多么不公平啊！她抱怨妈妈太爱她，给她做这个，做那个，结果到校迟了。正因为她到校迟，李老师才耽误了到教育厅去的时间。李老师，李老师多么好啊！她想起她怎样向校长要求分配到城市里，她害羞了。她想起她现在已经成了老师，她害怕了。这五十个孩子，这五十颗心，全交给她了，她能教好吗？如果她辜负了孩子们，那纯厚的、天真的、感情丰富的孩子们？那……

她看了看孩子们，孩子们还在站着，还在看着那远远的一缕缕的青烟。不知怎么，她心底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感觉